

【可口 可乐】

爆笑汉字侃房

□余跃军

囚对佃说：你这人真怪，天天待在这套四居室的房外边，咋不进去住呢？

佃对囚说：你看看这套房连门窗都没有，能进去住吗？你倒是能进自己的房里，可我咋看你咋像个囚犯。

且对皿说：瞧，我早就住上三层小楼了，你怎么还住在平房呢？

皿对且说：谁说我住的是平房，其实我住的也是三层小楼，只不过是横着盖的。

里对冒说：你这楼盖得真绝，上面两层竟和下面三层不连接，你用啥招数盖的呀？

冒对里说：你有所不知，我采用的是当今最先进的磁悬浮技术。

日对曲说：你楼顶竖着两根金属棒干吗？是不是又想加盖一层，当心受处罚。

曲对日说：你啥眼神啊，看清楚了，那两根金属棒是避雷针。

凸对凹说：你盖的是什么房？样子怪怪的。

凹对凸说：都怪盖房时请的那个路边包工队没文化，把图纸给看反了，凑合着住吧。

首对目说：你瞧，我在楼顶种上草，既美化了楼顶环境，夏季还能起到隔热作用，更重要的是楼也好卖了，真是一举三得。

目对首：现在都有冷暖空调了，我没那个必要再种草。

轴对轴说：你知道为什么女朋友天天与我形影不离吗，就是因为我有这套房。

轴对轴说：有啥牛的，我现在房车都有，不愁找不到女朋友。

合对盒说：咱两家可都是大小一样的平房，半年不见你家怎么突然变成了二层楼，告诉我平房下面的三间房你是怎么盖的？

盒对合说：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我只是花钱请一家公司将我平房下面的地下室整体提升到地面罢了。

丑对申说：你那二层楼像是建在半空中，且就用一根柱子撑着，这结实吗？

申对丑说：当然结实了，这根柱子已经撑着我这二层楼几十年了，没出现质量问题，哪像你那楼才用两年就成楼歪歪了。

匪对亚说：赶快把阳台封了吧，我都封一半了，安全防盗又挡灰尘，一举两得。

亚对匪说：我这个楼盘物业特别好，保安24小时巡逻，没必要封阳台。

【读书 摘句】

1.文学说到底，不是让人“知道”是什么，而是让人“感觉”是什么，有时甚至这个“是”字都很难说。（《人民文学》）

2.悲哀这个词，同美是相通的。（川端康成）

3.漂亮和美不同，漂亮讲的是那个质感——细腻。美，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、构成美，这两个不一样。（画家吴冠中）

4.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，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扭曲过来，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，使我成为一颗卫星，而不是一个宇宙。（爱默生）

5.没有诗意的神秘主义是迷信，而没有神秘主义的诗就成了散文。（《复活》）

6.研究哲理而外表不像研究哲理，在嬉笑中做别人严肃认真地做的事，这是最高的智慧。（普鲁塔克）

7.爱是个最热，同时又最冷的东西！（老舍《离婚》）

8.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，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（赫尔曼·黑塞）

9.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。（卡夫卡）

10.闭门既是深山，读书随处净土。（陈继儒）

11.我觉得文字是物质的，而透过文字所表现出的艺术气息却是精神的……伟大的想象力，总是能把我们带到艺术的彼岸，看到不寻常的圣境……（迟子建）

12.我若能克制尘世欲望，那当然无比高尚；我若忍耐不了这寂寞，毕竟也享尽人间欢乐。（奥地利音乐家约翰·施特劳斯的歌剧《蝙蝠》台词）

【四格漫画】

猫小乐/图

麻辣鲜妻

老公，为什么被掐死的人舌头都伸那么长？



你掐我看看啊！

无语！



掐死了怎么办？



放心啦，我做鬼也不会甩你的啦！

倒！



哇，老婆居然还给我剩了几个月饼耶！



咦，怎么被啃了一口！



为什么每个都要啃一口？



倒！

要不然我怎么找出哪个是蛋黄馅的？



【聊斋 闲品】

白开水之歌

□胡竹峰

我喝茶鼎盛时期，家里有十几种茶，以致于不知道喝哪一类好。绿茶清雅可人，红茶迷离周正，黑茶老实本分，花茶清香四溢，常常这样，看乱了眼，我也就没了喝茶的兴趣，索性倒一杯白开水。我终于明白美女单身，俊男晚婚的原因了。

尽管我是茶客，却极爱白开水。

喝白开水省事，有时候懒劲上来，我懒得泡茶，就喝白开水。人都说白开水无色无味，白开水有开水之色，带开水之味，分明色味双全，难道赤橙黄绿青蓝紫才是色？非得酸咸甘苦麻辣甜才是味？真个咄咄怪事，岂有此理。

在乡下，偶尔喝到山泉烧的白开水，我感觉几乎就是艳遇了，不对，不对，是意外之美。

乡下的水，纯净，不含一丝杂质，山泉清冽，我能喝出丝丝甜味，井水甘郁，我能喝出一片冰心，河水澄澈，入嘴是短平快的酣快淋漓。古人还饮雪水、雨水，不过是用来泡茶的，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，妙玉给贾母喝茶，用的即是“旧年腌的雨水”。后来宝玉、黛玉、宝钗几位在妙玉耳房喝茶，又换成了玄墓蟠香寺梅花上的雪水。

据说雨水清淡，雪水轻浮。雨水没尝过，不知究竟，雪水倒吃过一次。10年前，有回落雪，我好奇，从松树上扫下几捧雪球，化开后烧来吃了，水是滚的，却有凉意，不是口感的冰凉，而是说水质的火气消净了，入喉如良性之物。说雪水有轻浮的口感，倒也贴切，但更多是空灵，是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的况味。玻璃杯晶莹剔透，如果水倒得太满，从视觉上，依旧空空如也。饱学之士常常谦虚，浅薄之徒总是自大。这是杯水告诉我的。

喝茶要趁热，烫点没关系，可以慢慢品。茶一凉，香气就尽了，再低劣的茶，趁热喝总有些味道，再优质

的茶，凉了，进嘴也如饮寡水。喝水要稍凉，水一热则烫，茶烫有香有色，有甘有甜，水烫，则是一烫到底，干而硬。温凉之水，喝起来才从容，才潇洒，或气吞长江，或蜻蜓点水。

在酒店吃饭，我一般不喝茶。大碗茶不温不火，喝了只是胀肚子，大抵如“水厄”者之遭遇，我宁愿让服务员拿杯白开水。喝茶是写格律诗，讲究稍微多些，一个平仄不整，一个对仗不工，就失之风雅。白开水通俗易懂，是椰子戏、快板书、大鼓词，热热闹闹。

而烧白开水尤其热闹，以前住所附近有自来水站，开水三毛钱一瓶，每天清晨和傍晚，总能看见男男女女排着如龙的长队。因为是从自来水，路过时，我嗅见了空气中漂白粉淡淡的味道，和煤气气融成一体，与两侧的发廊、小吃店、杂货铺、豆腐坊对应着，形成市井的生活。

最喜欢的还是老家红白喜事时烧白开水的场景，两眼土灶柴火熊熊，大铁锅装着满满的水，水汽蒸腾，雾透厨房，灶门口有一个人在添柴把火。几十号大小不等的保温瓶在一边静静地列阵，像沙场秋点兵。

我小时候还喜欢用白开水淘饭，淘冷饭，开水淘饭粒粒爽，再佐以咸豇豆，我能连吃两碗，虽然这种吃法无益健康。

15年前，我坐在门槛上，捧着一大碗白开水，祖父躺在堂屋，我的眼泪滴入碗底。10年前，我坐在门槛上，捧着一大碗白开水，堂屋两管红烛，我的笑容印在碗底。

白开水不变，变的是人。

白开水，作为液体，穿过我今夜的喉咙，流进肠胃。我想象我的身体是透明的，一根水线渐渐推移，安静却坚定。伊睡熟了，我喝完杯中的开水，握着空杯，小声嘀咕：真快，一转眼，这么多年了。

空杯在手，我仿佛是打着灯笼的古人。

【开心 一刻】

由果推因

儿子又考了倒数第一，父亲勃然大怒。

父亲对妻子突然喊道：“我终于知道了，其实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哥！”

妻子惊呆了，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。

这时，父亲指着儿子骂道：“不然怎么会生出这么个白痴！”

按错了号码

老赵的手机欠费停机了，他就在街上买了张充值卡。充值时，老赵一不小心按错了个号码，话费竟然充到别人的手机上了。

老赵就试着去拨刚才搞错的手机号码，对方是个男人的声音：“你找谁？”

老赵忙说：“师傅，我充值按错了号码，把话费充到您手机上了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笨啊。”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说，“年底要债的人多，我故意欠费停机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”

我要开车了

一天看见身边停着一小车，窗子像镜子一样，于是过去照了照，然后撩头发，觉得形象还可以，接着摆了几个照大头贴的POSE，还弄下了

一颗青春痘。这时车窗突然缓缓摇下，一位伯伯伸出头来：“小姑娘，还需要照吗？我要开车了。”

你有骨折吗

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，站着的一个男子拍了拍另一个男子的肩膀，然后低声说：“你有中风病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你有骨折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么，请你别靠在我肩膀上，好吗？”第一个人说。

最完美的女人

一位大龄未婚的男士不停地抱怨他周围的姑娘们：她们都“太傻、太轻浮、太沉默、太好辩”——太这个，太那个，总有一样不好。

一天，他宣布，他找到了唯一的一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。当他宣布这一伟大消息时，却没有显出久盼终于获得时的那种高度兴奋。

“怎么了？”别人问他，“你不是找到了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承认，“但她正在找最完美的男人。”

万里香

顾客：“怎么这香水一点也不香？”

店员：“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叫‘万里香’吗？要隔开一万里才香呀。”